



Chinese Best 50 Stories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请女人猜谜

孙甘露/著

《中国小说 50 强》(1978 - 2000)

推 选 委 员 会

谢 冕：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王 蒙： 著名作家、著名文艺批评家

洪子诚：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孟繁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陈晓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李洁非： 著名文艺批评家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地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目 录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1	/	呼 吸
174	/	访问梦境
212	/	信使之函
244	/	请女人猜谜
276	/	仿 佛
304	/	我是少年酒坛子
315	/	岛 屿
326	/	边 境
337	/	音叉、沙漏和节拍器
356	/	大师的学生
373	/	夜晚的语言
383	/	庭 院
395	/	相同的另一把钥匙
405	/	境 遇
417	/	影 子

呼 吸

卷 一

1

“再见，罗克。”他的情人的丈夫温文尔雅地结束了他宣布的噩耗，在电话的另一边退出了这次沉闷的谈话。梦游症患者罗克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传说中的哭泣之神。他曾在夏日里放弃了她，就像他怀着悲痛回到他的爱恋之旅的开端。他的久驱不散的正午的一阵忧愁正源自对激情的祈祷。现在，思念仅仅是书桌上的一件摆设。十年中的最末一年，所有遇合中的最后一次遇合。在一帧欧罗巴的晨景和一次如今已经无限遥远的恳求之后，在南方这条恶浊之河的堤岸上，除了冰和一首心脏的酣睡之诗，他已无所

委弃。除了室内的音乐和窗外九月的雨滴，远方之邦已是一无奥秘。异域之行对他来说宛若飘零的书页。对于罗克，这只是一个安魂之夜。他想象自己在山上说话，在水面沉思。这个故事对他这一生来说将成为一则心灵的附录，就如回忆是一部内心的文库。所有的日子都重叠起来如同他们结合在一起的肌肤以及表皮之下的神经。他们的相遇是一幅器官的挂图：血脉的河流，心脏的都城以及一无所见的爱情的呼吸。他曾经在秋季询问这是否是一座受难之城，他是否要把即将来临的冬季比作一束迷迭香。罗克叹息着挂断了电话。一切都消失了。

罗克从精装本的《波德莱尔选集》中抽出夹着的食指，追忆着这食指所接触过的一切。陶瓷烟缸洁白边沿上的半截香烟仍然丝丝缕缕地冒着蛇形的烟柱。它没有燃烧彻底，所以香烟味依然呛人。他赤裸着双脚沿着地板的纹路走了两步，推开半关着的窗户。一些往事和法国梧桐繁密的叶影涌入了他的眼帘。街道上十分宁静。一艘远洋轮的鸣笛声犹如一声抽泣从极为遥远的地方送入室内。他清了清哽咽的嗓子，觉得窗前这个刚从梦中醒来的男人是一只鸡和一名西方宫廷弄臣的混合体。尹芒，他的指引者，从一开始就让他知道自己有着一个可以引为骄傲的坚毅的下巴。在晚风中，一种消沉的情绪在他推窗的一瞬间就左右了他，使他从一下午的阅读中苏醒了过来。波德莱尔的主题是波希米亚式的作风，还有，他已经忘却了。一种越过晦涩的叙述获得的概述被一个电话就打断了。罗克想像是尹芒而不是她的丈夫在悉尼的景色中挂断了电话，就如有一次她那光洁无比的手臂越过他的身体挂断了给她母亲的电话。

罗克回想起在最近一年中，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场合接到的国际长途。法隆、澳门、悉尼、纽约。这些地名后面联结着另外一些汉字。那是一些人的名字。那些愉快的谈话会在某个瞬间因

为相互间的距离变得生疏起来。“我讨厌这个房间。”他知道他说的是讨厌另外一些更大的空间概念，但是罗克想刺激一下让一张床单装饰起来的项安。“我可以不抽烟，不过你也用不着冲我发那么大的脾气。”她还想顺着这句话继续说下去，但是紧接着的吸烟动作使一切都中断了。

他们在这个被书籍和各种奢侈品塞得满满当当的房间里呆了整整一天。一定是这些黑乎乎的闪闪发光的电器激怒了她，要不就是罩着绛紫色法兰绒套的谋得利牌钢琴，它的泛黄的琴键暗示着似有若无的岁月和似有若无的尊严，或者是敞开着便携式英文打字机，最有可能惹恼她的是家具上的灰尘。“你的洁癖和你的自卑感。”昨天吃晚饭时罗克已经朝她吼过了。南斯拉夫烟缸、一叠没有人物的相片、一只透明的造形夸张的玻璃猪、一束芦苇、四五十本摞在一块的平装小说。杂乱无章的房间仿佛是对她的智力的一次嘲弄。她的经验告诉她，整饬是小康生活和秩序崇拜的外部标志，在最低限度里它是纸币的转喻。在夏季的阳光中疯狂生长的橡皮树被植种在直径两尺的黑色釉面花盆里，它宽大厚实的暗绿色叶瓣性感得犹如土耳其人的舌头，它的顶端已经触到了刷得雪白的天花板。项安沉浸在对虚无的瞪视中。她的暗红色的皮肤上还滞留着汗水的滋味。她能闻到他的气息，这使她对一切全都记忆如初。他右手中指的造型，他左耳的轮廓以及耳垂所透过的粉红色的光晕，他的头发的层次，他的锁骨的坚硬的质感，他的绷紧的背部，他胸前渗出的汗珠，他在睁开眼睛的一刹那所迸发出的令人心醉的目光。项安总是以一阵呻吟揭示这一切。此刻，她叹息着仿佛她的肺部对烟草充满了赞美之意。

罗克的衬衣和他的裸体一同伏在仿红木书桌上。他侧着脑袋开始写信。罗克知道，他如果花时间找出他的袜子，那么这封致悉尼的唁函也许永远不会诞生了。尹芒家的窗帘是蔚蓝色的，带

着乳白色的斑点，它们是变形的星座和不规则的随机图案，流逝的岁月使它们变得脆弱了，它们像纸一样被风和时光撕裂开来，最终成了卫生间里的拖把。远方天际的最后一丝余光勾画出地板的暗褐色光泽，室内完全暗了下来。她的略带嘶哑的温柔嗓音在刚刚降临的夜色中重新浮现出来。烤烟型香烟和法国梧桐叶簇散发的气味混成一股干涩的苦香，逗留在他的舌尖上，形成一个微小的感觉的旋涡。在这张洁净的信纸上，写些什么呢？逐渐地，罗克幻想中的景物取代了他尚未出现的叙述：一把向阳的椅子，洁净的公路，旋转楼梯，废墟的回廊，神殿的前厅，广场上静立的人物，庭院中的松树，夕阳下的丛林，公寓的窗，温柔的拱门，女人及其阴影，上衣的领子，钮扣、皮鞋的后跟……总之，是尼欧利和陶雷的主题。这一类画中的景色与欧洲的文明有关，这是一种距他十分遥远的概念化的雕像。犹如伫立在远方的尹芒身后的更为遥远的风景，罗克无法将一组符号纳入一封致已经辞别人世的情人的短笺。窗帘在黑暗中拂动起来，似乎是外面汽车轮胎压迫路面带来的震动所致。“一定有许多女人喜欢你沉思时的模样，包括我。”项安掀开床单，显露出她完整的躯体，她套上衬衣，然后打开收音机。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东摸摸西碰碰，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这使罗克感到无比的安宁。

2

他的居所，准确地说是他父亲的居所，或者说他们这个家庭的藏身之处是一幢常年失修的洋房。这座上下三层携带一个草坪的法租界的遗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吹雨淋终于成了悬挂界线含糊的门第的衣帽架。这个有着被封死的壁炉、堆满杂物的昏暗的过道的楼房由三户家庭盘踞着。在罗克的顶上住着一位骄傲的

男高音以及由他统率的一群高音 C 爱好者兼崇拜者。“我丈夫可以在高音 A 上持续十小节，至于高音 C，同样也是十小节。”在罗克的下面，则是一位挂牌营业的牙医，这位秃顶的医师是一位鳏夫并且是一位毫不留情的器械能手。总之，三个家庭的统治者所从事的职业都与人类的口腔有关。这栋小楼就像人体的某个器官，处在一条扭曲幽深的小巷的最尽头。它的日常景观由孔空练习曲或者民谣，拔牙时的呻吟或时不时窜出的大呼小叫以及不断修改着的戏剧台词交织而成。

这个忍无可忍的由残暴的医学和由高音来控制家族的噪声搅拌机构成的堡垒此时显得格外地安静。“你的父母经常外出旅行吗？”项安的话语伴随着收音机播送的提琴声，仿佛是一句排练了多时的唱词。“这是第一次。”罗克无精打采的应答了一句，像是要推开他的无聊至极的身世。她将身体移至他的身后，将手指缓慢地插入他浓密的头发，渐渐地，在夜色的鼓励之下，她将他的脑袋拥抱在自己的胸前，昨晚洗头时留下的那股香皂味，现在变成了一股干草的气味。“你总是这样吗？跟一个人呆着却想着另外一个人，甚至还不止一个。”她从上面凝视罗克的眼睛。他由衷的欣赏这一注视，从这个角度罗克几乎完全发现了女性梦幻的一面。这种体态逆转之后的梦幻性恰好是还原后真实面目的最本质的披露。她转向他的正面，身体擦过书桌时带下了《波德莱尔选集》。一种对淫逸生活的论述在地板上打开了。它中间的某一页在窗口送入的微风中翻动了一下，又回到了原处。一阵油墨和纸张的香味萦绕着他俩裸露的脚踝，一声纸张擦地的清脆声响唤醒了内心深处隐隐闪现的情欲之火。收音机送出女播音员娇揉造作的语音，然后是几秒钟的沉默，突然之间一声号角宣告了一部乐曲的开始。

罗克的父亲的一帧黑白相片挂在书橱上方，他正在木质镜框

3

他们第一次约会是在项安工作的图书馆，是贡布里希的书使罗克有了倦意。他在《向东瞻望》这一章停止了阅读。他想把伊斯兰教国家、中国、二至十三世纪的内容放到下一次再读。下午的阳光已经从窗前移开，坐在他对面翻阅画报的一对情侣似乎已离去多时。透过他右侧的巨大窗户可以看到图书馆外面的公园草坪。公园里没有多少游人，香樟树梢摇动的声音非常清晰。再往远处是市中心的广场，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正沿着马路的一侧溜旱冰。一切事物都给他以停止不动的感觉。他在这座沿海城市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他想是这一念头使他有了倦意，而不是贡布里希那部精装的大部头著作。罗克的目光越过阅览大厅里众多陈旧的椅子投向项安坐着的地方。她替一位穿皮夹克的中年读者查找书籍去了。她的位子空着。离闭馆还有一会儿，一种悲伤的感觉在安静的大厅里弥漫着。对罗克来说，日常的等待具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意味，它既是对渴望永恒的一种讽刺，又是对片刻体会的劝谕。在他看来，图书馆是一个象征。它是无数时代人们艰苦或随意写作的缩影，同时，它也是伴随着一切写作的绵长沉寂的一种写照。它使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记事和个人陈述在静默中簇拥在一起，成为图书馆的一种日常情景，它是一处心智的迷宫，一处充满危险而又美不胜收的福地，一个布满标记而又无路可寻的迷惘的乐园，一个曲折的情感泄洪道，一个规则繁复的语言跳棋棋盘，一个令人生畏的灵魂寄宿处，一个小件知识饰品加工场，一个室内公园或者一个由书架隔开的散步回廊，一个纸张、油墨、文字构成的生命的墓园。

罗克望着自己如此迷恋的女人从一排书架后面闪出她柔弱的

身姿，一时对与异性相处感到无比的向往。她朝他微笑了一下，便转身招呼那穿棕色皮夹克的中年人去了。在罗克看来，她以一种专心致志的神情遮掩着她的漫不经心。阅览大厅内分布均匀的照明使她的白皙的脸庞显得十分苍白，她的阴影浓重的眼睑带着倦意。这个苹果和棉毛内衣的爱好者、电视迷、热情似火的恋人，当她沉默不语时，脸上那些柔和的线条给人以错觉，似乎疯狂对她来说是一个多余而讨厌的字眼。闭馆前的零零落落的脚步声，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读者匆忙起身时带动椅子的碰撞声不时在阅览厅里奏响，她就是在这种泛着不多也不少霉味的环境里开始与她钟情的男人的恋情的。

4

这一与威严的捉摸不定的历史有关的场所，总能唤起罗克对自己的短暂经历的扼要回顾。它的藏书和它的静谧常使罗克回忆起念小学时在操场临时搭起的讲台上冲着乱哄哄的毛孩子朗诵郭沫若的劈啪作响的诗歌。罗克九岁开始渴望与成年异性建立友谊，十二岁开始拒绝去公共浴室洗澡。与少年时代的记忆维系着的一大喜好是塑料凉鞋。罗克曾经在一个海岛上服过四年兵役，在高射炮部队充任填弹手。其间去过一次印度支那。亚热带丛林，湿呼呼的空气，烈日下直冒白汽的棕榈叶，头顶上方怪叫着掠过的美制 B-52 型战略轰炸机，记忆中的恐怖，年轻士兵的尸体，一个他所勉强能够形容的国度：越南。在他的收藏中有一只用击落的鬼怪式战斗机残骸制成的玩具飞机。它被罗克小心地存放在一只旧饼干盒里，与一百多枚精致的毛泽东像章作伴。罗克二十岁以前的读物是《高玉宝》和剧作家罗毅之的悲剧和赞歌。在这份精神的主食之外，还有他为自己搜罗的灵魂的点心，

这份油腻腻的甜食单通常包括全二十册插图本《金瓶梅》（他父亲的秘不示人的藏书），被他读得滚瓜烂熟的《拍案惊奇》，值得一提的还有农村版《赤脚医生手册》。这些惊人的著作这会儿还静静地躺在朝南的那排书橱的某一格里。当它们不被人翻阅时是多么典雅多么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啊。它们成了睡眠者，一如那些著名的作者。多少次少年罗克乘父亲外出时潜入书房，犹如越过一排石头垒成的栅栏，越过夹在书间的手指，越过草帽，落叶和其他事物，抵达这性欲的碑文。他曾经抚摸过这些象形文字，感受诗篇和皮肤所受到的伤害，仿佛目睹爱情的一次遂愿之旅，如同蜂房和一次期待中的启航。罗克的幻影是提琴上的一根琴弦、街道中间一棵展开的树，它等同于若干僻静的景物。他觉得自己是一柱旧时代的街灯，是一座庭院，是鸟瞰下的边疆，象征水面的一道直线，他的边缘是一道藤蔓和一道思虑，缠住石头和那些沉睡之书的封面。那些阅读的夜晚如今交汇在一起构成一个抽象的图案，就像袋鼠和草地上的一次跳跃，就像指环和命运。死者的家园在墓场的青草之间。时至今日，死亡已是一阵遥远的歌声，是仪式中的那些脸庞，那些渴求，那些心型的饰物。尹芒，他年轻的伙伴，他们曾经为书写所激动，而此时此刻，罗克觉得自己宛如一名古国的诗人，笔下出现的仅是一些空白的信纸，树荫之下的谈话，杯中的一道波纹，云和光影中沉默的一次漫步，最终化为瀑布下的一张唱片和顽石之上的忧伤。他曾沉溺于书籍和梦想，望着学校的门和居室的窗，等候尹芒坐在他的双臂之间。他曾问他，为自己工作的人在等待什么样的酬劳来给自己呢？是一个未点燃的蜡人还是无数夜晚中最寒冷也最温暖的一夜，是卓越的姓氏，一个地点，成为年代的那个数字，还是照进心间的那缕难予辨认的阳光。不，他想，是沉寂，是一尊不再出声的雕像，犹如死亡是最持久的赞颂和最伟大的沉思，犹如悬疑

面对凄凉和门前的晦暗。罗克在心里对尹芒说，我是你的一次馈赠犹如钟声是一次弥补，是一座木质的相架和一份心愿，一只风铃和一次可能来临的合影。他们曾开始在两次结束之间，如今结束于最终的开始后面。

5

此刻，不远处的商业街正处于勉强可以称得上是华灯初放之时。在项安的以看电视聊度余生的香港姨母看来，这是个严重电力不足的远东城市。“星星点点的灯火，这是个渔村的夜晚。”这倒是一语点破了它的出处。这位四十年以前的半吊子钢琴教师，小馄饨鉴赏家，一位浪荡公子的爱妾，与汽车间有着深厚感情的教会学校寄宿生，与项安每次相见都要晓以人生的经验之谈。她的干巴巴的教诲与她僵硬的指法练习一样有害。她的噪音倒是同有轨电车一样叮咣作响。但一论及女人的秘密，立刻又羞涩得如同舞台上的修女，不过她的所有台词全都干净利落，一副训练有素、很有成就的模样。她最欣赏的莫过于项安的男友罗克。“一表人材。”她的所谓一表人材就是南方通行的软软的方言所指的瘦高个。罗克从背面看是个罗圈腿，爱穿那种极厚的腈纶袜子和臀部磨得发亮的很紧的裤子，经常给人一种不讲卫生的感觉。“这是个感情丰富，能说会道，热爱书籍的好青年。”项安的姨母评论道。（罗克反复向人转述的是索尔·贝娄笔下的洪堡春风得意时，一边满屋子追赶女人，一边大声嚷嚷：“我是个诗人，我有一个大鸡巴。”）项安倒也是位风姿迷人可人心意的人儿，再加上她的脸上有着萨特似的目光——毫不夸张地说，她也是位感觉良好的斜白眼呢。她能让那只左眼直视你，让那只右眼漫不经心地拐向你左侧。那幅深刻劲儿，仿佛那儿正站着刚叫她发现的你的

另一个自我。尽管如此，项安依然称得上是位美人。在城市嘈杂拥挤的夜晚，棕黄色的碘钨灯光总能模模糊糊地勾划出她那小巧而紧凑的身材，她在黑暗中总是精神抖擞的。这一点深得罗克母亲的赞赏。项安是这样一类女性，用不了几年，当有人某天偶然路过电车站，瞧见她在飒飒寒风中候车，套着浅灰色的大衣，大衣底下露出一大截光腿（当然穿着肉色的丝袜），在那浓妆艳抹之下露出的憔悴模样，一定让人以为那是叫罗克悉心摧残的。这位当下的女友，潜在的媳妇，未来的婆婆与罗克的慈祥的母亲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

设若将时间上溯五十年，罗克的母亲可以称得上是位时代女性。她年轻时的犟脾气与儿子相似，那付叛逆的架式与罗克如出一辙，她剪短发（这倒与罗克相反）读《新青年》去堆满木板凳的会场观看文明戏（由她的同胞化妆成西洋人在高出地面二英尺的地方闹离婚），独自一人或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吃零食，完全是一副大逆不道的嘴脸。但结局却并不是离家出走，而是出人意料的多年待字闺中，直到老谋深算的罗毅之以汹涌的戏剧台词将其俘虏。她的婚前往事无一丝一毫的浪漫可言，犹如一帧褪了色的照片，相纸变脆，表面布满了褐色斑点，前后左右的其他人物早已叫战争、疾病、意外事故以及内心的痛苦折腾得面目全非抑或早已辞别人世。他们的萎缩了的小号灵魂义无反顾地飘向了宇宙深处。这位刚毅无比的母亲曾经评价一位投河自尽的同窗：她对人生有意见。

与罗克坚强的母亲相比，他的父系的一支全是些酒囊饭袋。他的叔叔，他父亲的放浪成性的弟弟，一个在家信中自封的剑桥博士生，怀里揣着罗克那乡巴佬爷爷的锃亮的金手镯，于四十五年前殁于伦敦东区的一家妓院。人们可以在这位浪漫主义者的剧作家哥哥的一出独幕剧里了解到这家妓院的芳名。当然，能够读

到的只是它的谐音译名。

罗毅之正是因为这出对资本主义强烈控诉的戏剧一举成名。这部名作在罗毅之半个世纪的戏剧生涯中只上演过两场。罗克替他老子满下巴望着它在随之而来的另外半个世纪中有机会再次被搬上舞台，或者改编为电视剧，在第二套电视节目下午的某个时刻被播放一次。这出观众稀少，声名昭著的充满谴责之声的话剧就是《从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的毁灭看老牌帝国主义的没落》，它曾被别有用心的人援引为《青年的毁灭和主义的没落》，大众管它叫《来自农村的青年》，圈内人士则将它简称为《农青灭老帝》。

6

终于，哀悼者罗克失望透顶地推开了信纸和笔，摇摇晃晃地重新回到床上。他决定先让自己小睡一会儿，然后再来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开始庆幸自己放弃了在信纸上作一次追思的愚蠢念头。给一名死者写信未免荒唐。罗克猛然意识到，他原先是想给尹芒的丈夫写信，“见鬼，我是想向那只矮脚鸡倾销我的心曲吗？这个外号短腿兽的家伙，这一生中最热烈最持久的愿望不正是他妻子肉体的死亡吗。”罗克把自己放倒在台湾凉席上，四肢颠来倒去地折腾了一番，以此庆祝自己明智地回心转意。

尹芒的丈夫孙澍是罗克这辈子所遇见的品质最优秀的穷学生。别看他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却娶了位秀色可餐的新娘。此君的墨水一直灌到了嗓子眼，稍稍一张嘴，冒出来的全是金玉良言。对待世间万物他有着一种独特的连缀法——尼采、尼克松、尼古拉二世、尼日利亚、尼尼微、尼桑警车——使他的学识通过如簧之舌得以体现。听他说话着实是一种享受，那忽高忽低、跌